

黑人魔術師亨利的人生中有許多詭譎的情節：
其中一個故事裡他殺人犯罪，但那人他沒殺；
另一個故事裡他為一個死去的人哀慟逾恆，但那人沒死。

Daniel Wallace
MR. SEBASTIAN
AND
THE NEGRO MAGICIAN
黑人魔術師

丹尼爾·華勒斯／著 王欣欣／譯

M
THE N

人生是最大的幻象

黑人魔術師亨利·沃克的人生中有許多詭譎的情節：其中一個故事裡他殺人犯罪，但那人他沒殺；另一個故事裡他為一個死去的人哀憫逾恆，但那人沒死。

這離奇的故事，一切都始自十歲那年亨利與「魔鬼」的相遇。「魔鬼」傳授他魔術，卻讓他摯愛的妹妹從此神秘的消失。亨利對他失去的一切始終難以釋懷，後來成為知名的魔術師，藉由到各地表演尋找妹妹，並立誓要窮畢生之力找魔鬼報仇。

幾年之後，亨利失去了神奇能力，淪落到南方小鎮上的某個馬戲團，以蹩腳的魔術表演娛樂大眾。某個晚上，他惹上三個十幾歲的白人小伙子，身陷險境，生死未卜。他在馬戲團的朋友——蓋世強人魯迪、大聲公JJ、團長傑瑞米亞和石化女珍妮——就各自所知共同拼湊出亨利神秘不凡的一生，直到一位受僱尋找亨利的偵探出現，他們才發現，亨利的人生並非如他們所知的那樣……

這部小說是一趟以高超技藝構成的雪橇滑行，每當情節轉折，就出現驚奇與緊張。華勒斯以魔法師般的靈巧筆法，帶領讀者進入一個翔實構思、充滿了驚奇與幻覺的世界，故事結尾讓人屏息驚嘆，好奇他究竟是如何辦到的。

——莎拉·格魯恩（《大象的眼淚》作者）

華勒斯以高超技巧解開故事的謎團。結局讓人震驚卻又合情合理，華勒斯創造出的亨利這個角色，既讓人著迷又難以理解。

——出版人週刊（*Publishers Weekly*）

58-51-2 EF1004 定價320元

986-6858-51-2



858512



漫遊者

黑人魔術師／丹尼爾·華勒斯（Daniel Wallace）著；王欣欣 譯
初版。—台北市：漫遊者文化出版：大雁出版基地發行，2008.8
336面；14.8 x 21 公分
譯白：MR. SEBASTIAN AND THE NEGRO MAGICIAN
ISBN 978-986-6858-51-2（平裝）

874.57

97012299

MR. SEBASTIAN AND THE NEGRO MAGICIAN © 2007 by Daniel Wallace
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
Regal Literary Inc.,
through jia-xi books co., ltd., Taiwan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08 by Azoth Books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黑人魔術師 MR. SEBASTIAN AND THE NEGRO MAGICIAN

作 者 丹尼爾·華勒斯

譯 者 王欣欣

封面設計 朱陳毅

行銷企劃 林芳吟

執行編輯 吳佳珍

總 編 輯 李亞南

發 行 人 蘇拾平

出 版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1號5樓-18

電 話 (02) 23758628

傳 真 (02) 23756506

讀者服務信箱 service@azothbooks.com

發 行 大雁出版基地

地 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1號5樓-10

劃撥帳號 50022001

戶 名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 2008年08月07日

定 價 台幣320元

ISBN 978-986-6858-51-2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（Printed in Taiwan）



Daniel Wallace

MR. SEBASTIAN
AND
THE NEGRO MAGICIAN

黑人魔術師

丹尼爾·華勒斯／著 王欣欣／譯

獻給我的孩子：艾比、莉莉安和亨利。

《黑人魔術師》國外媒體書評

「華勒斯展現了奇特的魔法。即使他在要出技法的同時，邀請我們親自檢視其中的機關，這個故事依舊保有難以解釋、令人驚奇與美麗的色彩。」——奧黛麗·尼芬格（《時空旅人之妻》作者）

「這部小說是一趟以高超技藝構成的雪橇滑行，每當情節轉折，就出現驚奇與緊張。華勒斯以魔術師般的靈巧筆法，帶領讀者進入一個翔實構思、充滿了驚奇與幻覺的世界，故事結尾讓人屏息驚嘆，好奇他究竟是如何辦到的。」——莎拉·格魯恩（《大象的眼淚》作者）

「華勒斯以高超技巧解開故事的謎團。結局讓人震驚卻又合情合理，華勒斯創造出的亨利這個角色，既讓人著迷又難以理解。」——出版人週刊（*Publishers Weekly*）

「以《大魚老爸》成名的華勒斯，在這部作品裡沿用了部分虛構策略，但對付的是種族與偽善這些更為棘手的議題。華勒斯創造的獨特角色和出乎意料的劇情轉折，受到評論者的盛讚，例如Portland Oregonian的評語是：『結尾時，我們發現一切事物都與外表看上去的不盡相同，這點就是這部精采的小說所要傳達的。』」——Bookmarks Magazine

「華勒斯真正的天份展現於他創造的豐富口語。與雷·布萊伯利 (Ray Bradbury) 的不同是，華勒斯使語言本身的音調和情感更有風味，這本小說的真正魅力正在於其中的對話而非畫面。」——

Jonathan Kirsch · 洛杉磯時報 (*Los Angeles Times*)

「一部關於愛與幻象，友誼與奉獻的精湛小說。」——*Library Journal*

「華勒斯交出一部全然實現的小說，具有創造力、繁複的層次，機智、感人、靈巧，從頭到尾都引人入勝。這本書將在讀者的心上留下神奇的痕跡。」——Tim O'Brien (*The Things They Carried* 作者)

「一本有如彩色玻璃般閃耀、扭轉、令人激動的輝煌小說。故事的驚奇轉折，將令你驚嚇不已，宛如第一次觀賞馬戲團表演的小孩。華勒斯利用讀者難以忘懷的一群角色，創造出時光靜止的世界；一切如夢似幻、充滿神奇且縈繞不去。」——Adriana Trigiani (*The Big Stone Gap series* 作者)

「華勒斯再次令讀者驚訝、目眩神迷與大呼意外，無疑地證明了他是這個時代裡最具有想像力與原創性的作家之一。絕讚之作！」——Fannie Flagg (*Can't Wait to Get to Heaven* 作者)

一九五九年，七月二日

親愛的：

我得跟你說個故事。

埋葬妳的亨利之後，我們回家，但後來我又跑回阿拉巴馬，我不得不去。那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有如千斤重擔，逼我回去把事情弄清楚。在那裡，我有幸和亨利最後幾年共事的人說話，那些人是 he 最後的朋友，妳也見過，當時他們很怪，對吧？那種眼神活像我們是從某個噩夢裡跑出來落入他們的世界似的。當時他們很傷心，幾乎什麼話也沒說。我知道他們有話沒說，所以回來，希望這回能聽點什麼，而他們並沒讓我失望。這一回，他們既友善又熱心，跟預期中那種特殊職業可能會有的一樣子完全不同。請原諒我對妳撒了謊，說是去沙凡那港出差，我只是想盡可能多知道一點亨利的事，我老想著他，怎樣也忘不了最後那一天他臉上的表情，睡覺帶進夢裡，恐怕將來還要帶進棺材。我並沒做錯，但那就像是在汪洋中坐著僅容兩人的小艇，亨利漂浮在海面上，呼喚著我，我卻只能眼睜睜看他沉沒。

我把知道的全都寫在下面了。我們從未想到自己會過現在這樣的生活，亨利的人生更是出乎他的預料和期待。差別在於我們有好運氣，亨利沒有。我心下其實有一點希望亨利的事永遠成謎，但終究還是決定要把一切弄清楚，我們對人應該要徹底了解，不要膚淺的認識，而要真正的了解。尤其事關家人，有時候家人比外人更難懂。也許將來有一天，妳的兒子，我的孫子，會讀到這份稿子，我認為他該知道亨利的故事，知道我們在其中的角色，這很重要。我並沒做錯事，但還是希望妳能原諒我。

詹姆斯

說來話長

一九五四年，五月二十日

傑瑞米亞·莫斯葛羅夫是「傑瑞米亞·莫斯葛羅夫中國馬戲團」的團主。在四年以前，也就是二十世紀的正當中，他雇用了亨利·沃克。亨利一進傑瑞米亞的辦公室就得到工作，因為在魯伯特·凱文迪許之後，團裡缺魔術師已經缺了快一年。原本魯伯特·凱文迪許爵士變戲法非常高明，可惜後來讓打穀機夾斷手指。團裡也留了他一陣子，讓他猜猜觀眾的體重年齡什麼的，但他老把這兩項數值猜得太高，很快就沒人想讓他猜了。後來傑瑞米亞聽說他在家禽養殖場找到工作，負責取出雞內臟，之後再也沒他消息。可馬戲團沒有魔術怎麼行？沒有魔術的馬戲團還能算得上馬戲團嗎？

傑瑞米亞當上團主之前，是團裡的「人熊」。他身材高大，渾身是毛，除了指尖和紅臉頰

以外看不見任何皮膚，但他有夢想。馬戲團前任團長過世（這裡充斥著怪胎和怪事，但他卻是自然死亡的，正常之至，想不到吧？）之後，傑瑞米亞憑著嚇人的身材和流利的口才登上團長寶座，一直當到現在，任期中一切蕭規曹隨，除了團名什麼都沒改。雖然團裡從來就沒半個中國人，但因為傑瑞米亞覺得這樣好聽，團名就成了中國馬戲團。

亨利來的那天，傑瑞米亞的辦公室就在他選好的表演場地邊上，說起來只不過是搭在兩匹木馬上的一塊夾板，上頭放把椅子，沒有頂也沒有牆，腳下鋪著稻草和馬糞。亨利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。事後，有人說看見他一個人漫無目的走了很長的路，也有人說他是從溪溝裡爬出來的，他出現的方式眾說紛紜，都很神奇，跟他四年後神奇的消失有得比。

傑瑞米亞公事公辦地對他說：「讓我看看你的本事。」但瘦弱的亨利不停發抖，什麼把戲也變不好。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副舊牌，緊張得把牌像五彩碎紙似的散到了地上，好不容易才迫了一張牌，變出一朵花，化水為酒。但老實說，他唯一能看的是長相：他很高、很憔悴、看起來命很苦，而且，是個黑人。傑瑞米亞最後之所以決定雇用他，只因為他是個綠眼黑鬼，這樣的行銷工具錯過可惜。魔術師沒什麼人不了，跟乳牛一樣，沒什麼大不了。但黑

1 force a card，迫牌是，種撲克牌魔術常用的手法，讓觀眾在不知不覺中選到魔術師希望他選的牌。

人魔術師就跟雙頭乳牛一樣稀奇，比中國雜耍演員還棒。亨利覺得現在的無能像是多年能力過盛之後的陽痿，而傑瑞米亞覺得亨利變不出什麼了不起的魔術反而對他更為有利，對這些南方小鎮的居民來說其實更加討喜，他們是傑瑞米亞的衣食父母，所以他雇了他。事情正如所料，大家覺得看黑人出錯很有意思，很令人安心。像亨利那樣的蹩腳魔術師，笨手笨腳玩牌，有時候一不小心就把鳥悶死在夾克裡，甚至表演鋸人魔術時差一點真的把那女人切成兩半（後來她沒事，他們給她上了繃帶），如果身為白人會很慘，早就沒戲唱了。但亨利是個黑鬼魔術師，是個極不神奇的黑鬼魔術師，這個嘛，就成了喜劇，觀眾百看不厭，演出場場客滿。

亨利和那三個年輕人起正面衝突的時候，他們不是第一次來，之前他見他們來過兩次，而且聽過他們交談，所以認得出誰是誰。三人名叫塔普、寇力斯和傑克，大概都還不到二十歲。塔普性格暴躁，冷酷無情，很瘦，像堅韌的繩索；寇力斯是個大肌肉壯漢，塊頭像馬，但沒馬聰明；至於傑克，傑克不太說話，他是塔普的小弟。哥哥的意志強，寇力斯的個子大，所以傑克雖然不會傷你，但也不會怎麼幫你。他們每次來都坐得比前一次更靠近舞台，

這次已經坐到第一排了。

亨利的帳篷不大，就連胖太太的帳篷都比他大，說起來，他的帳篷恐怕是最小的一個。但滿座就是滿座，雖然不能說有什麼了不起，還是值得小小高興一下的。亨利從幕後偷偷瞥了一眼，然後在舞台周邊的乾冰桶裡澆上水，成功營造出戲劇性的效果，以及成功的幻覺，他現在需要這種幻覺。幻覺已經成為他生活的全部。

表演開始。一片煙霧瀰漫，繫在木板上的燈發出三道強光迎他入場。

他一身行頭就像大家想像中那種魔術師會有的樣子，身穿黑色燕尾服和白襯衫，打領結，戴高帽，應有的裝扮一應俱全，有時候因此會引起一陣竊笑。但傑瑞米亞對此非常堅持，他說：「就算沒真本事，也得有個樣子。」

亨利的表情讓娛樂效果更添幾分，一臉嚴肅，上台不帶笑容。倒也不是他不會笑，只是不會一開始就笑。他不管在黑人或白人裡頭都算很英俊的，風度翩翩。他個子高，肩膀寬，雙腿像高蹺，臉很瘦，瘦到輪廓分明：顴骨高，額頭寬，下巴線條硬，鼻子又長又尖，雙眼有種能把人迷住的魔力，形狀像杏仁，卻是綠色的，祖母綠。亨利持開放態度面對每個晚上，認為從前的能力隨時可能回來。可惜這種情形從來沒有發生，既沒有內在的復甦，也沒有聖靈顯現，簡單說就是沒什麼神奇的事。亨利只是希望如果有一天真的發生奇蹟，他能預先做

好準備，他要自己舉止合宜，至少臨上場前是啦，即使完全犯不著，還是要狂熱地抱著希望。

他總記著過去不肯忘，記憶中他擁有人們無法想像的能力。雖然那段時光早已過去，彷彿是上輩子的事了，但那回憶總在他眼睛裡面，在他什麼都不怕的表情裡面，在他站立的姿勢裡面，他硬是一副自豪的樣子，而這對群眾來說很好笑。

寇力斯和塔普笑不出來，他們覺得這叫人生氣。亨利不僅從他們臉上看得出來，他們的姿態和動作也很明顯。前一天晚上亨利往外走的時候，塔普在撒了鋸木屑的地板上吐痰，寇力斯目露凶光，那個叫做傑克的則把頭髮從眼前撥開，努力想擠出一個笑容，薄薄的棕色瀏海老像面紗似的蓋在眼睛上。雖然三個小夥子年紀差不多，但傑克臉上常帶著一種既期待也能接受新奇事物的表情，像個小男孩，即使到了第三晚，在亨利已經令人沮喪地失敗兩次之後，還期待著會有什麼好事發生，以為這回能看見什麼像樣的魔術。看著傑克的失望漸漸湧起，亨利實在很難過，他對自己已經夠失望的了，這根本就是在傷口上灑鹽。

那天晚上，最後一個客人進來把帳篷擠滿的時候，亨利聽見大聲公丁丁盡責吆喝，內容雖然每次都一模一樣，但他總有辦法投注熱情，像教士第一次傳道似的充滿熱誠：「……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魔術表演喔，您看我像是那種要您把血汗錢花在蹺腳魔術師身上的人嗎？

我們看夠了那些人可憐兮兮從帽子裡掏兔子，或把美女鋸成兩半，或把您的老婆變不見的表演，雖然，如果您真想要，他也可以為您做到（我看得出您確實很想）。但是，不！我們不會要您浪費時間看那種早就看膩了的老古董戲法。在這兒等著您的，在這座古老破爛的帳篷裡等著您的，遠比那些偉大多啦！這裡有一位親身見過惡魔的男人，他見過惡魔本尊，帶著路西法黑暗的祕密離開。他要是把那些祕密說出來，會讓您的靈魂融化，可他不會說的，他只會展示給您看，這就是魔術神奇的地方啊！」

亨利和JJ是朋友。

那天晚上，塔普一行人不肯付門票錢。亨利聽見他們在入口處和JJ爭論。塔普說：「我們看他表演兩次了，老天，超爛。」JJ則說：「您這話讓我想到女人對昂貴大餐的抱怨：『難吃死了，而且分量太少。』」話雖這麼說，JJ還是讓他們進去了，有什麼辦法呢，換作別人也得這樣，寇力斯胳膊那麼粗，一把就能擰掉他的小命。

於是表演開始，亨利緩緩自及膝霧中無聲走出，好像滑出來似的，停在舞台邊上，向觀眾致意，低沉的聲音帶著憂思，彷彿知道自己將要失敗，但決定莊嚴以對。

他說：「各位朋友，歡迎光臨。我是亨利·沃克，黑人魔術師，今晚您將親眼見到的魔術並非出自於我，所以我沒法告訴您那些震撼人心的幻象是怎麼變出來的。」

「也沒辦法告訴大家他為什麼變得很爛。」塔普大聲地說，好讓大家都聽見。「天曉得，變得有夠爛。」

亨利向塔普那邊望了一眼，短短一瞥。

「黑魔法的藝術之所以隱晦難明，有許多原因，有許多方法。」亨利繼續往下說：「只有魔鬼自己知道根源，因為這些魔術來自於他。」

塔普說：「這點你倒是說對了。」

「對於未知的事物要虛心以對。」亨利繼續說下去，卻發覺觀眾看著他的還不如看塔普的多。「你若以開放的眼光看這世界，相信神奇的事確實可能發生，那麼今晚你就會在這世上看見神奇。」

塔普說：「非常可能不會。」

當然，塔普說對了。這場魔術表演從一開始就欲振乏力，亨利的手變第一副牌的時候抖到掉牌，掉在地上腳邊，牌面朝下。雖然他很快把牌撿起來，敏捷地切牌，把牌理好，但觀眾已經開始心想：不知道這場魔術到底能有多爛？會有多失敗？這正是他們來看表演的目的。他們到這裡來，是想要知道：不管他們的生活給拖到了多深的谷底、多低的階級，不管他們現在或將來的處境有多麼悲慘，總還有人在下頭墊背，比他們更糟，那人的名字就叫做亨

利·沃克。

可是他生氣勃勃拾起牌來，表現得若無其事，好像紙牌從沒掉過似的。他向觀眾微笑，好個微笑，牙齒光亮，完美無缺，眼睛明亮有神，那微笑向大家表明，他的信心不但未遭擊碎，甚至連裂縫也沒。誰不會偶有閃失？誰都會。再說，表現出一點點笨拙不是更討喜嗎？那就好像在說，雖然等會兒我將以魔術融解你的心智，但我和你其實並無不同，我跟任何其他人一樣，都是會犯錯的。

但今晚與平日不同，平常來看表演的觀眾單純只想要點娛樂，只想在這當下，在這夜裡，在擠滿了怪人的小帳篷裡，在生活不斷受挫之餘，得到一點單純的娛樂。誰能不愛這個一點也不神奇的黑鬼呢？他們多半都愛他，那種愛就像你愛一隻長著三條腿的狗，雖然這裡是阿拉巴馬州北邊，離某個天才想出三K黨這種東西的地方不遠，但這裡的人是這麼想的：不，我不歡迎他來我家，如果他敢盯著我女兒看，我非殺了他不可，可是當然啦，他可以變點魔術把戲給我看，這應該沒有問題。異於往常的是，今天晚上，亨利感覺整個帳篷裡充塞著真正的恨意，那種惡意非常飢渴，得不到滿足就難以平息。

當亨利俐落地將牌展開時，寇力斯清清喉嚨，塔普大笑起來，傑克悲哀地搖了搖頭。亨利抬頭向他們望去，霎時面無血色。